

剛柔的吶喊，記憶的救贖

莉迪亞・豪爾赫

(Lídia Jorge)

張淑英／採訪撰文



©Frank Ferville

莉迪亞・豪爾赫 (Lídia Jorge, 1946-) 是當今葡萄牙活躍文壇的領航作家，迄今出版十二部小說，以及散文、戲劇、報導新聞等文類。她的作品深刻描寫新舊葡萄牙的蛻變，有獨裁體制終結的舊怨新喜 (《奇蹟的日子》)；有非洲殖民地自決獨立的悲歌 (《海邊的呢喃》)；有既剛且柔的吶喊，從傳統到現代的記憶書寫 (《畫鳥的人》)。此次《畫鳥的人》中譯出版，莉迪亞・豪爾赫特別接受訪問，談論這部作品。



Q 您這部小說的原文書名是《激情的峽谷》，但是英、西文譯本書名都使用《畫鳥的人》，您當初創作的主旨是什麼？

小說透過一個私生女的視角和父親的軍毯來鋪陳，試圖建構父親的影像與回憶。原來的題目是《士兵的軍毯》，是指葡萄牙參與二次大戰的戰爭背景，但是不少葡萄牙人的記憶還停留在九〇年代喪失非洲殖民地的不堪，誤以為指涉非洲戰爭，小說出版後，輿論造成壓力，我便將小說書名改為《激情的峽谷》。此次馬可孛羅的中譯本是唯一還保留原文的版本。

Q 《畫鳥的人》一個重要的主題是「遷徙」，小說中透過華

特的異鄉漂泊描述了過去葡萄牙的殖民地，是否隱含懷舊的愁緒？

華特是一個周遊世界的浪子，

他漫遊了舊時葡萄牙的殖民路線。他的出走，就跟葡萄牙大部分外移的年輕人一樣，為了求生存找機會。他隨身攜帶的軍毯，他的女兒稱為地圖誌，他的兄弟貶抑為風流成性的工具。華特是葡萄牙「離散」的象徵，旅行和距離也是小說的元素，強調個人追尋存在存有的本體論價值。

Q 書信體是重要的創作文類，您用書信串連狄亞斯家人的情感，您認為對小說結構還有些重要的功能？

文學本身就是一封寄給遠方的

家書，而「書」即是「信」，是跟遠方的人在時空中對話，而對話人並不在場；書信中的無聲寂靜卻傳達了話語的強度和分量、它的隱喻、夢想與記憶，都被允許可以遲到，讓缺席的事物儼然存在。我認為所

有的作品都是每位作者寄給這個世界的信箋，因此，以書信體創作更加鞏固了作品的文學特質。我在小說裡使用書信體，一方面反映真實，家人散居四方，唯一的溝通方式就是書信；另一方面是華特的女兒可以涵蓋。它像葡萄牙的「法朵」(Fado)音樂，跟命運結合，卻又哀怨，音樂的美讓人喜悅，可是詞兒又引人傷痛。這是我們豐富情感的傳統，波濤洶湧又莊嚴靜肅，奧古絲汀娜·佩薩·路易斯和薩拉馬戈都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我有幸也融入這個葡語的傳統。

點，葡萄牙人說 *Saudade*，加利西亞人說 *Morríña*，有其差異嗎？葡語文學中很多文人詮釋這個字，對您的意義是什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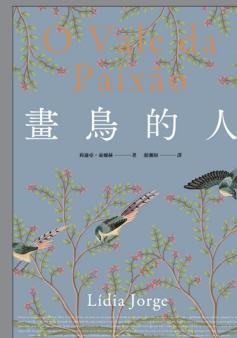
Saudade 是普世共通的情感，但的確只有葡萄牙人發明這個難以詮釋的詞彙，不是加利西亞的 *morríña*，也不是德文的 *Sehnsucht*，也非義大利文的 *macanza* 或是英文的 *Nostalgia* 可以涵蓋。它像葡萄牙的「法朵」(Fado) 音樂，跟命運結合，卻又哀怨，音樂的美讓人喜悅，可是詞兒又引人傷痛。這是我們豐富情感的傳統，波濤洶湧又莊嚴靜肅，奧古絲汀娜·佩薩·路易斯和薩拉馬戈都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我有幸也融入這個葡語的傳統。

Q 葡萄牙和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亞地區有許多類似的特

Q 您曾提到您寫作受到馬奎斯的影響，您如何佈局《畫鳥的人》在時間敘述上的穿插跳接而不產生錯誤？（例如，馬奎斯曾說他會製作小卡片記載每件事、每段時間，再嵌入小說）

馬奎斯所說的方式，應是媒體記者的養成所致。《畫鳥的人》和我其他的作品一樣，一開始都是與真實的世界脫節。我喜歡讓小說裡的人物在一個晦暗不明的空間裡流動，像處於黎明未醒的睡夢中，沒有時間，沒有確切的地理空間，一切都是在不確定中，但所有的元素都在錯覺幻想中自然對位入座。我喜歡這種創作的愉悅，可以逃離客觀真實的法網。寫到最後，我才會試圖界定時間和空間。

入門書推薦



《畫鳥的人》
(馬可李羅, 2021)

Q 女性在您的創作裡傾向傳統角色？華特的女兒終身守著宅院，而且她沒有名字，是否受到薩拉馬戈的影響？他幾番說過名字並不重要。

這部小說在處理時間的皺褶和文化的變異，也就是女性歷經社會瞬息萬變，但是尚未達到兩性平等的時代。華特的女兒經歷這個轉型：華特離經叛道，他是敗家子，女兒繼承他叛逆的基因，但是她擁抱鄉土與傳統來對抗遺忘。她是安蒂岡妮(*Antigone*)，承載著父親的(好)壞，她也是厄勒克特拉(*Electra*)，想要抵抗價值的摧毀。她是一個還沒有名字的現代人，她守護空間的和諧、生態的成長，一個尚未成形的流變。薩拉馬戈的《修道院紀事》的布莉穆姐，我的小說《奇蹟的日子》的布蘭卡都

是女性抵禦傳統與現代的衝擊的角色。華特的女兒不需要名字，她的聲音期待救贖一個男人。她的角色是第一人稱，是全知觀點，無法也不用姓名。「她」同時是「我」，兩個透視點。至於薩拉馬戈，我是他的好友，我尊敬他也深感榮幸，能與他同處在葡語文學嚴謹與創新的一群。

張淑英

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。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，二〇一六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。學術專長為當代拉丁美洲、西班牙文學，翻譯研究，西語作品中譯近二十本，中詩西譯北島的《零度以上的風景》。

AD